

欧洲诗人诗选

环形火焰

[塞]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 等著

吴欣蔚 译



作家出版社

环形火焰



欧洲诗人诗选

[塞]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 等著

吴欣蔚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形火焰：欧洲诗人诗选 / (塞)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等著，吴欣蔚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212-0392-9

I. ①环… II. ①德… ②吴… III. ①诗集 - 欧洲 - 现代
IV. ①I50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3789 号

环形火焰：欧洲诗人诗选

作 者：[塞]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等

译 者：吴欣蔚

责任编辑：李宏伟 秦 悦

装帧设计：申晓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com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57 千

印 张：8.75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92-9

定 价：3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一

事物因此现身

雷平阳

云南山中的毕摩，往来于人鬼神之间。他们的营生神圣、神秘、多向度但又只呈现出单一的一面：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种种诉求，把人推荐给神灵或将鬼魂带走的人带回人世，同时向人通报鬼神世界的诸多信息，平息是非，让不同的语言形成一种声音，并让这一种声音趋于完美继而达成三界的互相体认与和解。因为这种声音的存在，光可以照入黑暗，而黑暗里的事物也因此现身。

对我而言，将一种语言准确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将不为人知的各种思想与智慧引渡到人们的视野中来，翻译者所做的工作就类似于毕摩。除了有限的使用母语，对其他语言我是一无所知的，那些隐身于“黑暗”的、一个个伟大的灵魂，用各种语言书写的伟大诗篇，如果没有翻译者作为中介，我将永远领受不到它们的“神迹”。开瑞·哈蒂、维西纳·帕伦、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弗拉吉米尔·科什瓦内克、卡雷斯·沃丁斯、布兰科·塞科斯基、特拉扬·彼得洛夫斯基、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这样一些属于英语的、波兰语的、斯拉夫语的歌者，没有了欣慰的翻译，我肯定不能通过语言去认识他们，他们是不存在的，他们犹如冰川之下的悬崖，我永远不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并聆听他们的歌吟。诗歌翻译有一个现象，多数翻译者均注目于那些悬空的烈日、皓月和北斗，不同的译本争奇斗艳，光华灼灼，但“繁星”

总是被忽略，继续存在于暗处。欣蔚无疑对狄兰、米沃什、布罗茨基和特朗斯特罗姆等汉语世界中封神的人物也有深入的研究，但她给我们带来的是八位陌生的黑衣人，不速之客。至少对我而言，这八位诗人在汉语里是第一次遇上。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的《中央公园的石头》一诗开篇是这么写的：

我从中央公园带回一捧石头

它们在美国已百万年

只为了等待

我的手

他们的诗歌在英语系中，我相信一定拥有众多的读者，因为他们的诗歌品质足以证明他们非常优秀。仿佛他们也是“美国中央公园”的石头，一直在等待欣蔚握笔的手。

“又是准备迎接黑暗的时候了/夜空被繁星撕成无数的碎片”，开瑞·哈蒂在《冬天的心》一诗中如此写道。“我是第一位来自人间的客人/发现了这美的发源地”，特拉扬·彼得洛夫斯基在其《旅程》中也如是说，两个人的诗句均在开显由一个空间转入另一个空间时诗人奇观似的发现，他们的发现与我在阅读他们的诗作时的发现性质相同。语言撕碎夜空，诗歌之美让我看到了八座诗歌的发源地。隐匿、无声、阔远，他们的存在因语言的隔绝趋于虚无，又因语言的沟通而光芒四射。尤其让人欣喜的是，欣蔚的译诗情绪节制、语言结实、表意清晰，没有“翻译体”惯常的腔调和人为的玄虚，如清流，如明镜，可以渴饮，可以鉴人。

期待欣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陌生诗人，掀起语言夜幕的一角，让繁星闪耀于汉语之中。

2018.11 昆明

序 二

特殊的认知装置或灵魂伙伴

霍俊明

此次青年翻译家吴欣蔚又凭借一人之力翻译了开瑞·哈蒂（爱尔兰）、维西纳·帕伦（克罗地亚）、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波兰）、弗拉吉米尔·科什瓦内克（捷克）、卡雷斯·沃丁斯（拉脱维亚）、布兰科·塞科斯基（马其顿）、特拉扬·彼得洛夫斯基（马其顿）、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塞尔维亚）等八位诗人（主要集中于东欧国家）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诗人以及他们的文本则一起形成了特殊的认知装置。这不仅为我们理解这些诗人的精神肖像和文本样貌提供了具体参照，而且对于了解波兰、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等东欧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诗人写作的文化背景、诗歌谱系以及时代征候也大有裨益。对于上个世纪的东欧国家的一些城市而言，对于生活和工作于这里的诗人和作家而言，似乎很多都有着极其深刻的个人记忆。尤其是多年来当欧美诗歌文化成为主流传播和主导性译介的时候，吴欣蔚翻译的这八位诗人则唤醒了多元的语言文化、区域文化和族裔文化背景下容易被忽视和遮蔽的那一部分。确实，从文化和诗歌的“影响的焦虑”以及“影响的剖析”来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主流文化的主导性影响，而一再忽视了其他空间的诗歌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写作事实。尽管吴欣蔚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背后所携带的文化含量、诗歌特质、精神载力和思

想能力足以让我们在此刻和今后保持足够的关注。

诗歌译介也许是所有门类中最难的，不仅在于其语言难度而且在于诗歌作为一种高浓缩的有机体所蕴含的各种特殊的知识以及更为特殊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技艺。而在阅读这八位诗人文本的时候，我并未感受到过多的障碍和隔膜之处，这显示了吴欣蔚非常优秀的语言能力和非常高的译介水平。而就这八位诗人的诗歌而言，他们（身份、代际和写作经验上的差别都很大）也提供了各自特异的创作才能，对于在“同时代性”（阿甘本）互文语境下理解所谓的“世界诗歌”“地方诗歌”提供了不同的通道和缝隙以及可能，当然也有外国诗人对中国的想象（比如开瑞·哈蒂的《你寄来的中国诗》），而这正是这本译诗集的重要之所在。

由于所译诗人的诗作数量上的限制，我只能约略谈谈阅读这八位诗人的感受。

开瑞·哈蒂的诗歌提供的仍然是日常生活之流中的经验，提出的是“如何活在当下”以及如何在当下面向未来以及过去进行写作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她这里是格外具体的，生命感知在时间流逝、季节转换、身体变化、生命消陨以及日常景物和场景中得到不断地激活和重现。日常经验和冥想能力在已知和未知、实有和虚无、具体的和抽象、可见和不可见的不断掂量中生发出疑问，诗人凝视的正是那些幽暗中的纹理，“我或许知道/如何活在当下/但我更想知道/睁开眼睛，摊开掌心，/要怎样度过余生”（《还剩下什么》）。

而维西纳·帕伦的诗更为精敏和内敛，赋形、变形和冥想在她这里成为重要的话语方式。这也是一种深度的个人经验在岁月余光中的反刍和磨砺，是个人的夜歌。维西纳·帕伦在她那些带有“元诗”意味的文本中对语言和经验进行了双重的叩访和诘问，“我跨过又一个灵感的深渊/从时间的一边到另一边/那里，生而为人就是不要来到这个世界/那里，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至死

方休”(《我是拿着弹弓的男孩,我是一只鸟》)。

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由于更为复杂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精深而开阔的诗歌景观。就如《中央公园的石头》那样,诗人从精神对位法出发在那些物象上投注了尽可能多的个人观照,进而呈现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情感经验与现实空间之间更为复杂的对话关系。燃烧、锻造、淬火、冷凝,这正如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的时间法则和写诗过程。由于出行和游走的关系,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也给我们提供了流动的世界景观和后现代性的时间体验。

弗拉吉米尔·科什瓦内克的诗歌景观更为冷彻和深刻,语言色彩也多为冷凝调性的沉暗,但是他的诗歌仍能由此发出微光般的慰藉。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句“尝试赞美这残缺的诗句”,这样的诗歌话语方式和精神方式显然要更为艰难。

出生于1979年的拉脱维亚诗人卡雷斯·沃丁斯则在《画一样》等诗歌中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肖像。这是精神、性格、文化环境和个体命运遭际使然,而具有重要性的写作者都会在文字累积中逐渐形成“精神肖像”。

布兰科·塞科斯基的诗歌方式则更为直接和精练,这也显示出诗人在长时间写作中形成的诗歌能力和语言经验,而沉静的光和不安的阴影一起交织在他的诗歌中。

特拉扬·彼得洛夫斯基的诗歌因为明显的象征意味和超验色彩而更为深沉而开阔,他诗歌的精神背景和文化根性尤其是宗教意识也非常突出。在那些精神自我以及智性的诗歌视线中向上的力量在牵引着我们,其中既有肯定也有疑问,既有上升也有沉坠。精神层面的升阶书的完成是更为艰难的,这一切都必然要回落到生命本体(包括人性、命运、死亡等)和存在哲学的原点上来,“在我生命的所有秘密中/只有一个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将会像

投掷铁饼一样将它扔到湖的深处 / 让它在那深远的地方融化、繁衍 / 幻化成睡莲”（《秘密》）。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显然在诗歌中担任了一个智者的形象，无论是十行之内简短的诗歌形式还是经由经验、阅历而得出的总结和启示性的诗句都印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凝视者、倾听者和祈求者（祈祷者），这是已知与未知较量过程中所激发的愿景式话语方式——既关乎个人又指涉存在。联想到当年美国诗人罗伯特·潘·沃伦的《世事沧桑话鸣鸟》，在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诗中我听到了另一种隐秘不察而又惊人灵魂的声响，“莫名的鸟 / 在花叶中穿行 / 没有歌声 / 只有尖利的摩擦在沉静中回荡”（《红山之鸟》）。

通过以上风格殊异的八位诗人，吴欣蔚为我们找到了个人化的标志性文本，它们更像是一个个神经元，能够让我们围绕一个个刺激点来谈谈诗人的个人经验、语言能力、诗歌的结构和层次、区域空间的结构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八位诗人也是我们精神层面的命运伙伴和灵魂密友。对于阅读来说，就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是灵魂的彼此寻找和相互慰藉的过程，由此，时空就可以通过精神对话而跨越无碍了。这正源于深层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命运的共鸣与亲近。此刻，我想到的是里尔克的诗句：“我怎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 / 不向你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 / 越过你向着其他的事物？”

2018年11月5日

目 录

序一 事物因此现身 雷平阳 / 1

序二 特殊的认知装置或灵魂伙伴 霍俊明 / 3

开瑞·哈蒂

冬天的心 / 2

父亲离去了 / 3

还剩下什么 / 4

桦树 / 6

你寄来的中国诗 / 7

日子尽头 / 9

肉体 / 10

十月 / 12

岁月流金 / 13

又 / 14

维西纳·帕伦

鹅卵石 / 16

若非你的目光 / 17

夜的生机 / 18

厌倦或者谁知道是什么时候 / 19

我是拿着弹弓的男孩，我是一只鸟 / 20

达流士·托马斯·勒布奥达

中央公园的石头 / 24

兵马俑 / 26

弗拉吉米尔·科什瓦内克

风景 / 30

鸽群 / 32

卡雷斯·沃丁斯

画一样 / 34

愿望 / 35

布兰科·塞科斯基

三月的雪 / 38

飘荡的祈祷 / 39

特拉扬·彼得洛夫斯基

巴比伦塔 / 42

白夜 / 43

傍晚的树林 / 44

布谷鸟 / 45

残忍本性 / 46

成为一粒石子 / 47

单调生活 / 48

孤独 / 49
海市蜃楼 / 50
旅程 / 51
秘密 / 52
他者 / 53
沙漠·女人 / 54
沙漠挽歌 / 55
他们清楚地写道 / 56
我们 / 57
鲜血组成的字母表 / 58
宣礼塔 / 59
遗产 / 60
罪恶 / 61

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

奥秘门 / 64
澳大利亚 / 65
白昼将会过去 / 66
保守秘密 / 67
无法撷取的鲜花 / 68
对草的祈愿 / 69
穿越黑夜 / 70
当你离开时 / 71
等待 / 72
文字已凋零 / 73
独处 / 74
对清晨的祈求 / 75
对夜晚的祈求 / 76

- 父亲的皮包 / 77
- 寒冷季节 / 78
- 红山之鸟 / 79
- 环形火焰 / 80
- 幻城之墙 / 81
- 回家 / 82
- 僵化思维 / 83
- 井 / 84
- 安静的字 / 85
- 渴望回归的人 / 86
- 蓝山 / 87
- 炼金器 / 88
- 没人认识我们 / 89
- 无形的时光树 / 90
- 梦的日历 / 91
- 秘密 / 92
- 冥笛 / 93
- 泥泞的街道 / 94
- 确认的消息 / 95
- 自我认知 / 96
- 谁来回答 / 97
- 死亡的国度 / 98
- 听见亲吻的声音 / 99
- 无用的诗 / 100
- 亡灵战士 / 101
- 伤逝 / 102
- 无情的日出 / 103
- 希望与死亡的印象 / 104

心烦意乱 / 105
星空下的音乐会 / 106
星星的房子 / 107
醒来 / 108
遥远 / 109
夜曲 / 110
夜晚漫步 / 111
宇宙的心 / 112
语言源于梦幻 / 113
寂静无声 / 114
在地下避难所 / 115
祈祷者 / 116
穹顶下 / 117
在云端 / 118
怎样生活 / 119
占星预言 / 120
召唤夏天 / 121
中午 / 122

后记 以敬意完成文字的“搬运” / 123

开瑞·哈蒂

1951年出生于爱尔兰。1969年至1972年在纽约大学学习，获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已出版七部诗集，如《愤怒的地方》《为热心肠而呼喊》《天不会塌下来》等。合著多达三十部。2000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冬天的婚礼》，在美、英等国热销。第二部小说《纽约的小布朗》于2005年出版。开瑞·哈蒂多次获诗歌奖，如1995年的“汉尼塞诗歌奖”和1996年的“国家诗歌奖”。另外，她还两次获得“劳动妇女国家诗歌奖”，并因其出色的诗歌创作荣获2004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

冬天的心

又是冬季
季节的更迭令我欣喜
如同我此时变幻着的心

看那十一月的树啊
它的叶子凋零了
树将它颤抖的双手伸向天空

冰结之后会融化
而融后的水流
又会变得冰冷
落叶随着流水而去
秋天走了
鸟儿又会在冬天的尽头唱春归来

又是准备迎接黑暗的时候了
夜空被繁星撕成无数的碎片
风，呼啸着
穿过坚固的堡垒
却熄灭不了堡垒中熊熊的火焰

父亲离去了

天并没塌下来

它还在那

满天的乌鸦像块块补丁

穿梭在短暂的一月和二月

日子悄无声息地到了三月

潮湿的天气里，绿草丛生

棕鸟及鹁鸟像杨树的果实一样兀立在光秃的树枝上

世界是上帝的躯体

而我们

你、我、他包括棕鸟和鹁鸟——

我们都被埋葬在这里

泥土封住了我们的嘴

可我们的灵魂

却在歌唱着